

《胡少献的篆刻艺术》出版感言

● 卢丽珊

过去两三年《早报》频频接触到所谓的走宝事件，我相信我们各个领域，不单是华社，还有很多的胡少献需要我们的关心。

每当向人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总是说：你们知道吗，我们每天用的新加坡钞票上一共有三个中文印章，包括总理李显龙、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前任财长胡赐道博士。这些中文印章风格各异，而新加坡钞票史上的第一个中文印章就是胡少献的作品。

胡少献（1930-2005）是新加坡先驱人物之一。我国第二任财长吴庆瑞博士在1970年签发胡姬系列钞票时，首次同时用上中文印章和英文签名，他的第一个印章，就是胡少献刻的。

三十多年后，新加坡钞票依然保留英文签名和中文印章的传统。如果大家环顾世界上的钞票，你会发现这是很独特的风格。

胡少献治印的对象也包括我国第一任总统尤素夫。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和种族的社会，这尤其意义深远，说明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不应该有族群的分界，也没有文化上的藩篱。

2003年，我以《联合早报》记者身份，采访内阁资政李光耀收藏品慈善拍卖会的新闻，第一次访问了胡少献。过后，他偶尔会和我联络聊天，我才知道他曾为前总统黄金辉和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刻印。

他一生独居，孤家寡人。我曾问他死后留下的篆刻和书怎么办，他对我说，全部丢进垃圾桶好了。我们什么都能聊，只要是说去他家，他就会突然间耳朵不灵光似的，好像没有听到一样。非常有趣。

差点走进记忆的垃圾桶

两年后，两个陌生人忽然来找我，告诉我胡少献一个人死在家中的厨房内，几天后才被发现，遗体已经火化。

两位来者是胡少献的谊妹和谊妹夫郑淑梅和范坚仕。

我来不及难过，就要求上他家访问，也邀退休的同事区如柏一起同行。看到那一房子的书、零散的篆刻和卷轴，我们傻眼了。这些东西如果被丢进垃圾桶，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。出书的念头就在那一刻出现了。

由于《早报》的报道，再经过我们几个月的整理，每个星期四到他的故居去，我们将他的约60个印章，和十多幅卷轴，一半捐给美术馆，一半给江门市五邑华侨博物馆，回到胡少献的祖籍地。

他的家里收了千多本书，许多是篆刻相关的书和文艺读物。我们也将他送给南洋理工大学的中文图书馆。

出这本书的目的其实很单纯。我们要讲一个早期篆刻家的故事，他不经意把印章送人，让我们的钞票一直有着中文印章的美丽景致。

过去两三年《早报》频频接触到所谓的走宝事件，我相信我们各个领域，不单是华社，还有很多的胡少献需要我们的关心。

当我们关注本地华文教育水平低落的同时，我们却有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华校生社群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年华的老去，怎么保留文化产业，是不是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怀和资源的协助呢？

如果不是内阁资政收藏品在2003年的拍卖会，由国会议员成汉通和南洋艺术学院院长朱添寿寻找胡少献的下落，没有放弃联系一个已经绝迹多年的人物，说不定，胡少献的一切都会走进我们记忆的垃圾桶。

文史工作者韩山元曾说，新加坡不应该新移民和旧移民的区分。胡少献60年前移民来新加坡的苍茫心情，对今天的新移民来说一定不陌生。我也从中深切感受到我国早期移民的辛酸过程。

中国篆刻是集书法、雕刻和绘画为一体的艺术手法，我国有许多出色的书法家都从事篆刻，有非常优秀的作品。出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国人从历史的角

度认识篆刻艺术，尤其是我国的篆刻艺术，接触中华文化鲜活有趣的一面。

多亏有心人的帮忙

这本书不是由《早报》出版，然而从文字、印章的解读到封面的设计，却有着早报同仁的支持、鼓励和帮助。

义务编辑这本书的人，也都和《早报》息息相关。一位是曾是《早报》摄影记者、现在《我报》的李欣赏。而《早报》的副刊编辑周星利，虽然他总是对我说，丽珊，这种书没有人会买的，不过作为文字编辑他却非常认真的对待书中的每一个字。

区如柏退休前是《早报》的资深记者，有人称她为华社的保姆。谢谢她没有拒绝出书的建议，编辑过程中，我们一起写作，她的耐心指导和陪伴，让我从容的克服了许多困难。因此这本书凝结了区大姐和我两代人对胡少献的记忆。

从他的遗物、剪报和照片，我们整理了这本书。文字部分是他的生平，后半部是他的印谱，也是最难编的地方。他的篆刻代表了他的审美观。我也通过他的篆刻印谱，来表达他毕生对美的诉求。

我们很高兴获得多元艺术家陈瑞献的帮助，挑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载入画册中。

胡少献治印的对象，有政坛人物、海外名人和我国的社团和宗乡会馆，包括去年庆祝成立100周年的中华总商会、刚刚举行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的中医公会和南洋大学等。印章底下，呈现出来的是早期新加坡的丰富社会面貌。

区如柏的父亲和胡少献是同事，我记得采访有关胡少献的死讯时，她还没有开口讲话，眼眶就红了。她说，我父母过世的时候，胡少献都有来帮忙，可是他却是这样走的……我什么都没有做到……

其实不是的——区大姐，出了这本书，就是为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纪录，你做到了。

·作者是《联合早报》记者



↑《胡少献的篆刻艺术》，售书所得将捐献慈善。小图：八十年代的胡少献（1930-2005）

小小印章留下博爱心

新加坡美术馆目前正举行一个“胡少献的方寸世界”展览，这次展览能够成功举行，并引起国人的瞩目，来自两方面的慷慨与热忱。

一方面是广帮冈州会馆，捐献胡少献生前治印29枚和数幅卷轴，给国家文物局作永久收藏。美术馆因而主办了这次回顾展，地址为勿拉士峇沙路（Bras Basah Road）71号，展出至明年2月22日。

另一方面，是本报记者卢丽珊与退休报人区如柏联合撰写《胡少献的篆刻艺术》一书，也在前天展会开幕礼

上发布。图文并茂的精装书册，印刷经费获得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赞助，而所有售书所得也将捐给居士林教育基金。

据了解，各方面的慷慨与热忱，都出于对胡少献这位一生淡泊清苦的艺术家的尊敬，希望他的印章作品得以传世。同时，大家也不想新加坡文化财产再次流失他乡。

早年从中国南来的胡少献，职业是个商店的小店员，自学成家，生前治印5000多枚。

他为新加坡第一代政治领袖治印，也让方寸小印章成为新加坡的国际礼品，献赠给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、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、加拿大总理杜鲁道、艺术家张大千等。

1970年代，他为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所作的篆刻，印在胡姬花系列的钞票上。这第一“章”，成为了新加坡钞票史的一个传统。

书的封底写道：“每张新加坡钞票上的小红印，都在提醒我们，胡少献的故事不应被遗忘。”

周末其他文化艺术活动，请参照《今日万花筒》。